

常识健全，活得通透

——《三体》中的史强

李宏昀

都说今年是《三体》年。动画版《三体》正在B站周更，由张鲁一、于和伟主演的真人版《三体》也于1月15日起在央视播出。

刘慈欣的科幻三部曲《三体》，故事复杂，人物众多。要说哪一个人物深得人心，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——史强。史强，退伍军人，长得五大三粗，一脸横肉，穿着件脏兮兮的皮夹克，浑身烟味，说话粗声大嗓。

整个地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，现有秩序全面崩塌。以汪淼为代表的科学家面对科学被锁死，有“自杀”的倾向；以叶文洁为代表的革命者寄希望于三体人，有“集体自杀”的倾向；而真正做到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的，是史强这个“大老粗”。

基础理论锁死，科学家怎么办？
史强：“喝完了睡觉。”

《三体》的第一个谜题是科学家“自杀之谜”。由于三体发往地球的“智子”干扰，粒子对撞实验出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结果。这不仅是一次次实验的失败，更是对科学家们毕生追求的否定。一大批顶尖理论物理学家的支柱坍塌，结束生命貌似成了唯一的选择。《三体1》中女主叶文洁的女儿杨冬遗书：“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，但别无选择。”

真的别无选择吗？史强不这么看。史强看不上这些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自杀的人。彼时，《三体1》的男主、科学家汪淼深受“死亡倒计时”困扰，终日生活在恐惧无措之中。面对失魂落魄的汪淼，史强没有给什么安慰，一上来就讽刺道：“哈哈哈，又放倒了一个！”

一开始，汪淼认为史强是无知者无畏，这个大老粗不懂科学道理，不明白世界已经变得很可怕了。没想到，史强比汪淼更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他提出一个来自健全常识的终极定理“邪乎到家必有鬼”，这个理论简单朴素，同时也够科学。

于是，汪淼问史强要建议：“那你给个建议，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”“继续喝，喝完了睡觉。……老弟，可得站直喽！害怕的时候就想想我那条终极定理。”

《三体1》结尾，汪淼和丁仪知晓三体信息的详细内容后，恐惧到想放弃抵抗，等待死亡。史强二话不说，带着他们到乡间观看成群的蝗虫。

“我只想请二位想一个问题：是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呢，还是蝗虫与咱们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？”两位落魄的科学家迅速清醒：人类采用了各种高科技手段，来消灭蝗虫；但是，虫子从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。

面对秩序崩塌，人类危机，大老粗史强能活得这么带劲，汪淼他们这些科学家有什么资格“等死”？有知识的人不至于连普通人都不如嘛。难不成知识没有成为力量，反而成了“负能量”？如果是“负能量”又何必珍惜？如史强所说——“喝完了睡觉。”

活着不是坐等灾难结局，活着永远是可能性。物理学基础被锁死算什么，人类都发现外星文明三体人了！星辰大海，触手可及即是浩瀚宇宙，科学家们心心念念不正是盼着这一天吗？我相信，真正的科学家面对世界剧变，肯定会感到兴奋而不是绝望。刘慈欣笔下的这几位，其实不足以代表“科学家”。

内部矛盾激烈，地球怎么办？
史强：“你母亲找到了。”

《三体1》中的女主叶文洁自小目睹作为科学家的父亲受辱而死，母亲和妹妹背叛父亲，和她几乎断绝。叶文洁九死一生，遭遇过战友的背叛、同志的侮辱，也见识了人性的疯狂。为此，叶文洁对整个地球文明感到失望，渴望更高等文明来拯救人类。当她收到三体监控员“不要回答”的警告后，毅然选择回答，按动了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按钮，成为人类文明接触地外文明的起点。

多年以后，叶文洁创立了地球三体组织(Earth-Threebody Organization,



电视连续剧《三体》由田良良编剧，杨磊导演，因为于和伟饰演的史强

简称ETO)，以“借助外来力量拯救腐朽的人类社会”为宗旨。加入ETO的人，环顾地球内部，看不到希望，就把目光投向了外星文明三体，在地球上建立与地球相对的外星文明组织。

这事看起来史无前例，“配料”却让人熟悉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诸侯争霸，一个个小国割据。有些人在国内掌控不了局面，就会尝试从外邦“借力”，企图转化矛盾，让自己获益。《左传·僖公十九年》记录了这样的故事：梁伯喜好大兴土木，屡次筑城而无人居住。百姓疲倦得不能忍受，想要罢工，梁伯就威胁百姓，谎称“秦国将要袭击我国”。结果，百姓害怕而溃散，秦国真的趁机占取了梁国。在刘慈欣的世界里，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“小国”，地球内部矛盾可以转化到整个宇宙。

随着矛盾扩张，ETO开始威胁到整个地球，史强带领特种部队困住了他们。ETO中的一个女孩，跑到前方举起事先准备好的球状核弹，威胁特种部队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史强出场，开始神操作：他掏出一个信封，冲着“核弹女孩”说：“你母亲找到了。”

“核弹女孩”的注意力被大大分散，特种部队行动成功。事后，汪淼诧异地问：“那个女孩子是谁？”

史强咧嘴一笑，“我他妈的怎么知道，瞎猜的，这样的女孩子，多半没见过。我干这行二十多年，就学会了看人。”

史强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经验丰富的他敏锐地洞察了女孩的弱点，直击她心中最痛的部分，化解了眼前的危机。

叶文洁也好，“核弹女孩”也好，都是地球上不幸的人。在地球上孤独行走，她们对外星文明充满幻想。然而，所谓的更高级的外星文明，不是拯救者而是侵略者。即便真的有更高级的外

笨白



你看得见的远方(国画)何曠

扁豆炒成蚰蚤斑

苏北

王干的《人间食单》写到《扁豆烧芋头》，说扁豆的绝配是和芋头红烧，加五花肉，就是天上人间的味道了。扁豆烧芋头，也是吾乡天长的一道家常菜。这里注意，我说的是芋子。芋子和芋头是不同的。芋头是大块的，芋子是芋头身上结的一个个小如玻璃球的小芋(或者就是很小的芋)。芋头没有芋子“面”，也就是绵软。烧扁豆以与芋子同烧才好。

扁豆也不是说只同芋子烧为上，我的家乡，夏天烧扁豆也一样好吃。我是说单烧扁豆，只加几粒蒜头。烧扁豆先要炒一下，这不知是何道理，而且要大火热油。我母亲说，民间有言：“红豆烧成两头弯，扁豆炒成蚰蚤斑”。就是说，烧红豆要将红豆烧烂才好吃，不能上桌还是直挺挺的(红豆是直条形的)，而烧扁豆先要将扁豆炒爆炒，油热火大，要使扁豆的两面有“糊面子”。——有一点焦斑。这种焦斑即如弄到白被上的蚰蚤血。这个比喻太形象了。过去农村虱

子多，被子上被掐死的跳蚤或虱子血斑是常有的。

前不久看到一条汪曾祺在北大讲座的老资料，汪先生说，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写到三峡，说“两岸连山，略无阙处，重岩叠嶂，隐天蔽日，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”，即是说，只有正午和半夜才能见到太阳和月亮。又说到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，说写水清不写水而写鱼，说鱼在水中游，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，好像在空气中游似的。汪先生感叹道，“太准确了！”这里“蚰蚤斑”的比喻，同样准确生

动，这才是真正劳动人民创造的语言。炒成蚰蚤斑之后的扁豆，再加一点水，加酱油，略加一点醋，调小火焖，待扁豆变色之后，大蓝碗盛上一大碗，就粥吃饭，皆可。——扁豆卤子泡饭尤佳。扁豆有一种特殊的清香，非常清爽。这种香，和其他蔬菜的香是不一样的，一闻就能闻出来，也可称它为扁豆香。

剩扁豆凉了下顿吃，也妙。若就小酒，更美。

扁豆生长不择地，墙角屋檐皆可。扁豆似乎特别适合在乱石堆的围墙边

就是偷车厢的罪犯，给予我的“培养和教育”。

说到“隐藏”，《三体2》中有这样一位隐藏高手：“编外面壁者”章北海同志。

坚信和“末日之战”必败，早就打定主意要带领地球有生力量逃亡宇宙的章北海，无懈可击地把自己的外在形象树立成一位坚定的“胜利主义者”。他瞒过了所有地球人，也瞒过了三体人通过“智子”的全方位监控。经过一系列“孤勇”而精细的操作，章北海获得了“自然选择号”战舰的驾驶权，成功带领一部分地球人逃离太阳系。

章北海的故事线中，有一点非常有趣：

章北海的父亲，早就组织过“未来史学派”的研究和讨论：

他们不但预言了大低谷，也预言了第二次启蒙运动和第二次文艺复兴；他们所预言的今天的强盛时代，几乎与真实别无二致；最后，他们也预言了末日之战中人类的彻底失败和灭绝。

然而，没有人(或三体人)把这件事和“胜利主义者”章北海联系起来，从而怀疑章北海的思想倾向。

因为这件事是如此地高调、公开、透明，使得“智子”完全没有检测的兴趣。而且，“人类必败”是那个时代流行的观点之一，地球人也不会对他们怀有特别的注意。

关于这个事实，章北海没有做任何事；而这就是最好的“隐藏”。因为，任何针对这件事的隐藏或辩白，都会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这里，从而触发怀疑。

这让想起庄子说的“隐故不自隐”(《庄子·缮性》)。如此自然而然，如同水藏在石中。

在《三体3》中，三体人的外交操作，也实现了这样的“骗术”：成功地让自己对自己有利的程心成为第二届“执剑人”，然后迅速摧毁了地球上的“黑暗森林”威慑。

人们常说，“大自然是一本打开的书”，然而，谁能穷尽大自然的奥秘？

细品史强所讲的“邪招”，我发现，它通向这样一条堂堂正正的道理：

大自然的“显示”，同时就是“隐藏”；显示和隐藏，其实是一体两面。注意到哪一面，取决于你的视角。

有什么能比两个文明的相遇，更能激起视角的转换？

当三体人遇到地球人，两种思维方式激烈碰撞。三体人知道地球人的“想”和“说”不一样，于是，三体人学会了“想”！

自此，三体科技开始飞跃。曲率驱动飞船被发明了，宇宙间的光速航行成为现实。

当一颗星遇到另一颗星，宇宙就此展开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首二篇分别为“游天台山日记”和“游雁宕(荡)山日记”。其实他先游普陀的珞珈山，因无文字存世，才以“天台山”作为整部游记的打头。居其次的“雁宕山”篇，则记录了徐霞客曾为探寻大龙湫的源头，深入削壁危岩的险绝山境。当时，他发现南石壁下隐约有石级，便解下四条足布，悬空贴崖而下，待下到石级，岂料仅可容足，只能折返向上。幸好险境中的徐霞客尚存一份清醒，他先是试拉了一下足布，竟当场勒断。倘无此一举，必失足坠崖而粉身碎骨。如此，他的“游记”也只能停留在首篇，而非我们现在读到的煌煌六十万言、被尊为中国古代第一游记的巨制了。我起念去大龙湫，并不全因读了游记，但多少是受到一点驱动的。游中会后，又生出若干的感慨，使得对于大龙湫的认知，从自然风光渐渐偏向于它的人文艺术方面。

记得车至景区附近时，已近黄昏，先找了一家客栈住下。晚餐时随行的友人皆不饮酒，只我一入独斟。隔窗望着黑黢黢的山色，渐感困乏，便各自回房休息。翌日一早，没走多少路便到了商辅夹道的景区。

大龙湫入口处系一品字形木结构瓦檐式建筑，三五成群合影的人蛮多。检票入内，沿一条带石护栏的平坡式步道缓行。只是越往里走，越像是检阅造型奇异的峰峦的阵列，欣赏溪流鸣奏的山水灵音。清冽的水流，绝非平铺直叙，而是于石头的阻遏中穿洞、锵鸣，继而随水底散落的大小彩石，变幻出各种奇妙的纹理。当我于栈桥上猛然看见洞造型如刀劈斧削的巨石时，以为撞入了潘天寿的画境。他的雁荡山花系列，据传是带领学生来雁荡山写生时所产生的灵感之作。不过那些个大石头，在周遭层叠嵯峨的山体观照下，并不显大；而在潘天寿的画幅中，一块大石头，往往占据画幅三分之一的位置，显然是作了大特写式的强化处理。潘天寿鳞岬见笔的大石头上，或立一苍鹰，或爬一青蛙，或伏一黑猫，再辅以老辣的苔点、骨法的花草。其笔简而意不简，甚至还显出势大力沉的厚重感。如此奇特的章法，前无古人的造设，纯系潘天寿一人所创，还有与之相伴随的“霸悍”“造险”等风格语言。我曾多次赴西子湖畔南山路上的潘天寿纪念馆观赏原作，面对那一块块真力弥漫的“霸石”，即便退后观赏，仍有双耳嗡嗡、感官错位之感。

大龙湫沿途的奇峰危崖，乃造物之委形于山水者：有状似鳄鱼仰天的，有蹲如黑熊吞食的，有花开似锦绣芙蓉的；特别是连云峰口、锦溪右侧的一座剪刀峰，昂然直耸，中分为二，人说像一把锋口张开的大剪刀。我略作观察，觉得更似一对依依难舍的恋人。你看这块立石的“体型”：男高且壮硕，女稍矮且苗条，二者深情脉脉对视，“女石”甚至还稍带些羞涩，叫作“依依石”或“热恋石”又何尝不可？所谓山象森列，大可以因人而各骋想象的，你说它像什么，那便是什么，这是一种审美的自由。不过在徐霞客的游记里，也称此景为“大剪刀峰”，名既立，则不宜轻改，尤其就经典文本而言，往往作为后人引述的资源。我的望石生义，纯属一己之兴感罢了！

沿蜿蜒的栈道，进入扶疏翳翳、青树翠蔓的一片山林，耳感大龙湫就在不远处了。若把方才的风景比作“前奏”，其延伸的极致即为飞瀑。从前方重岩开张的连云峰上，见大龙湫以极高的落差，疾泻巨霆般直下深渊。并非一目了然式的直挂，而是落到半山处即现喷银溅玉、风动雾弥的奇观。这才想起袁枚《观大龙湫》的诗中，有“五丈以上尚是水，十丈以下全为烟”的妙喻来。后得知此瀑高197米，素有“天下第一瀑”的美誉，然大龙湫属于“瘦长型”瀑布，故才于飞流直下之时，能半途生烟化雨。著名的黄果树瀑布高77.8米，远不及大龙湫，横宽却有百米以上，气势自然更夺人。我在观瀑的人群中，忽见前树下有块立碑，上楷书“白玉烟”三个大字，突出大龙湫瀑布的烟水之征。辨读落款，知系万历年间乐清知县吴华所立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引唐僧惠休诗句：“雁荡经行云漠漠，龙湫宴坐雨蒙蒙”，指唐时有位名叫诺矩罗的印度僧人，因酷爱大龙湫之景观宴坐于此，僧坐坐化，后人遂建一座六角形的“观瀑亭”以记之。坐在观瀑亭中，摸出速写本对景勾线，时不时瞥一眼大龙湫峰顶，遥想徐霞客当年，为了验证自古以来山中志中“荡在山顶，龙湫之水即自荡来”的说法是否属实，曾冒生命危险勇登雁湖之巅。这才发现史载有误，大龙湫的源头并不在雁湖，而是藏身绝顶之南、常云之北的一处夹坞之中。徐霞客的科学实证精神，乃其游记不同凡响之处，应区别于一般的散文游记。

后我索性脱了鞋，卷起裤腿，下到潭中嬉水的游客一样，与大龙湫来了个“肌肤之亲”。暮春的天气，乍暖还寒，一边是潭溪涨绿；一边是云龙飞白，更兼沁凉舒爽，立濯全身。再看如障的诸峰，由于有所贴近的关系，并不似远观时那般富有块面感。岩石的各种纹理，各种毛糙，应系远古火山喷发时的遗留，在地质学上被称为“流纹构造”。便又想了：这样的山体特征更接近哪位画家的笔路呢？脑中首先跃出的倒是乱峰耸结构、通幅见规整、一皱含多皱的“抱石皴”。不过傅抱石先生善画气势磅礴的宽瀑，大龙湫之高细，倘要表现，则必先有取近景还是取远景的布局考虑：取近景则难表其高，取远景则难显其势。后来我查阅近现代名家黄宾虹《大龙湫瀑布图》、张大千《溪山观瀑》(“瀑”指大龙湫)和吴湖帆《大龙湫图》等图片资料，发现无一例外，均割舍了“势”，而采用高远式全景构图。如此大龙湫在画幅中，更像是光芒耀眼的一道匹练、一种深呼吸，虽无更多的表现形式，却构成通幅的“画眼”、诗意的聚焦。傅抱石是否画过大龙湫？可能资讯有限，我在查找中并未发现。

古人云：“夫趣得之自然者深，得之学问者浅”，前人的识见，作为自然的一种观照，亦属后人不可或缺的认识资源。就好比邂逅一人，便立见其相貌，然身份来历，若有熟人从旁介绍，则能尽快晓其大略。你看大龙湫周遭石壁间，那些因势布刻、有数百块之多之各代、各种字体的摩崖石刻，既属书法艺术的直观呈现，对于大龙湫的观察，亦不无提纲挈领式的导读作用。至于题刻的大小名头及内容等，此处不作更多引述，只说龙鼻洞下方有块巨石上，镶有朱熹于浙地讲学、游览时所存墨迹，即“天开图画”四个笔势开张的楷书大字。只因这四个字，实因它恰好涵盖了本文的立意，即我眼中的大龙湫，既属天然本具的图画，亦属与人文艺术同构相生的山水造境。

今年端午我回去，那一丛扁豆不知怎么给铲了，那一片墙头再也见不到那紫色的蝴蝶般的花了。我回到家，叫了一声“妈”，我的父亲，在上一个秋天走了。

扁豆生长不择地，墙角屋檐皆可。扁豆似乎特别适合在乱石堆的围墙边

生长，或者过去农村灰堆堆的杂树旁，往往也会有一架扁豆。扁豆苗是藤蔓状的，它的藤蔓正好沿着杂树的枝干蔓延，能爬满满树都是，特别是开花时，仿佛树上自己开了花。

我记忆里有一幅画面，每年端午节回县里看父母，停车后从一个小巷子走回家，总是一片围墙边见到一丛扁豆，它们爬满围墙，开了许多花，——我曾经写过，紫色的扁豆花像一只只紫蝴蝶，它们会从那一堆繁茂浓密的叶子上飞走么？——回到家里，叫一声父母：爸、妈。中午吃饭时，往往会吃到母亲炒出“蚰蚤斑”的烧扁豆，因为那时正是吃扁豆的时候。

今年端午我回去，那一丛扁豆不知怎么给铲了，那一片墙头再也见不到那紫色的蝴蝶般的花了。我回到家，叫了一声“妈”，我的父亲，在上一个秋天走了。

扁豆生长不择地，墙角屋檐皆可。扁豆似乎特别适合在乱石堆的围墙边

大龙湫之「艺境」

喻军

“文汇报”
微信公众号